

題目：回首

喚起一日起始的鐘聲盡職的敲響自身，響亮的鬧鈴迴盪在寒冷的早晨。睡眼惺忪的我在迷糊中停止鬧鈴，為了準時去上課只好不情願的從被窩中起身。

「好睏！熬夜真是折騰人。」

昨夜又為了讀書而熬夜，起身換好制服的同時，姊姊剛好從門外輕聲的呼喊我。

「宇禮你起床了嗎？早餐已經準備好了。」

「已經換好衣服了，我先去盥洗。」姊姊聽到我的回應後就離開了。

這個家現在只有我和姊姊同住，母親經常為了出差而不在家中。對於年幼就遭遇不幸，從而在單親家庭成長的我來說，母親離我越來越遙遠，當然這並不代表我不了解母親的辛勞，只是對於母親為了我們而犧牲與我們相處的時間，不免覺得惋惜。

當我緩慢的走下樓時，姊姊已經整理好自己的衣著，上班應該做的準備都已備妥。姊姊是一位粉領族，而我是正在準備學測的高三學生，每日的課業壓力都讓人喘息不過來。

「宇禮，姊姊今天早上有個會議，所以現在要先離開了。晚上我可能沒辦法這麼快回來，你就先吃晚餐吧！」

我吃著三明治漫不經心的應聲，然後是大門開合的聲音，只剩我一個人品嚐著略帶苦味的早點，也許只是我的錯覺而已。這個家的人都太忙了，連我也不例外，即使只是一個單純的早餐時光都只能孤獨的度過。不久，輪到我站在這個家的大門前，小心翼翼的檢查有無遺忘的事物，然後鎖上大門，寂寞又轉移了。

走在通學的道路上，早晨凜冽的空氣，使人清醒許多，連背後傳來聲音都更加的明顯：

「你怎麼這麼快就走到這了？我還以為你又會遲到了。」開玩笑，我這個星期已經遲到三次了，在這樣下去操性分數都快被扣光了。

「穀祐，你不覺得這些話也適用在你身上嗎？」

「我的遲到紀錄可是比你還要少。」

「也只有差兩次而已吧。」

「真是囉嗦！」

正當我想要反駁時，讓我看見一個最不願見到的人，「她」出現在離我不遠的距離。即使是這樣的距離，而她也沒有發現我，卻使我躊躇不前，那一瞬間我似乎石化一般呆滯在原處，默默看著她的身影離去。我還是必須要這樣逃避

「她」嗎？其實我自己非常明白，答案是如此肯定。不願回首的記憶，又再次湧

現在腦海中，揮之不去。正當我杵在原地時，穀祐也發現了，他並不知道我們之間的事情，但是了解我為什麼如同雕像般站在原地。

「或許不知道內幕的我沒有資格說什麼，但是你想就這麼逃避下去嗎？希望自己每次看到她都像這樣嗎？」我不知道該如何作答，因為我的腦海中不斷的迴盪著那個記憶，沒錯！是我不敢去承認與面對，但是我又該如何去跨出那一道牆去正視她，至少現在的我是做不到的。

「還是趕快走吧！」我敷衍的轉移話題，一路上我們未再交談，一個讓人不甚愉悅的早晨就這麼被我破壞了。

「你知道我們現在已經是高三了吧？如果現在不說，可能一輩子都沒有機會了。」穀祐在我們正要分開前往各自的教室時如此說道。

是啊！已經高三了，可是又能如何？我依舊只能點點頭的離開。我不知道穀祐的想法如何，但是我想不是擔心，也非關懷，他只是認為我要為過去的事情做個了結，否則我永遠都只能如此逃避，但是這又談何容易。

今天早上的課我完全無心聽講，連筆記都未動半分，煩惱就如同鬼魂般纏繞著我，無法忘卻也不能消除。只有這個短暫的午休時間，讓我有稍微喘息的時間，我在吃完午餐後，前往學校的圖書館，站在書架前，翻閱著一本又一本的書籍，走馬看花就是這樣子吧？此時身後傳來了令我震懾的話語：

「請問，你可以幫我拿《咆哮山莊》嗎？」我就站在書架前凍住了，這本書就在我的眼前，我卻僵硬的無法動彈。這個令我永遠無法釋懷的聲音主人，現在就站在我的身後，我逕自沉醉在自己的世界，卻沒有注意到周遭，連她靠近都沒有察覺。

我沒有做任何的回應，默默的將書本拿下，因為我不想與她有任何的交談。但是當我轉過身時，我們倆的視線交會，我就像是無路可退的獵物，而她是掠食者，眼神冷漠地貫穿我的思慮，我將書本遞給她，她的視線卻從未離開我。時間在此時被冰封了，呼吸聲都能清楚的聽到，在寂靜的圖書館中，連心跳聲都被擴大。拜託！這真是一種煎熬，為什麼我非得忍受這個痛楚？可是我明白是自己造孽，所以才要被這樣對待，穀祐的話再次迴響在我耳邊。回憶又悄悄的浮上腦海，那一場令我感到絕望的事件，讓我無法提起勇氣面對她。

最終解救我的是午休的鈴聲，她聽到鈴聲後就拿著書向櫃檯走去。

「謝謝。」這就是我們之間僅有的對話，我感到繃緊的神經獲得完全的放鬆，但也讓我更深刻的體會，永遠無法逃避的了，看著她的身影更顯悲愴，彷彿在對我訴說著無聲的抗議。

回到教室我看見穀祐就站在我們教室的門口，他一見到我就開口說道：

「到頂樓吧，我有話想跟你說。」我想婉拒，但是看見他的眼睛卻讓我不敢說出「不」，那是個堅決的眼神。

我們來到頂樓，我已經很久沒有來了，自從升上高三以來，每天為了課業而煩心，不！是我選擇用課業去逃避別人。我以為只要全心全意的投入在書堆中，不參與任何社交活動，別人就會疏遠我，不過看來是我錯了，該來的還是會來。「很久沒有來了嗎？」我稍微的點頭回應。

「我也是。」

之後許久我們都未曾交談，時間就這樣流逝，如果這時候有老師上來我們大概會被迫接受教誨吧！

「我想知道，我想知道你和梓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？」果然還是來了，但是我該怎麼選擇？說與不說的想法在我心中激戰。在思考片刻之後，我選擇什麼也不說。

「抱歉，我什麼也無法對你說，我知道我們是很要好的朋友，但是我和梓的事不該牽扯到你身上。」我盡量用平靜的話語傳達我的想法。

「到底是為什麼？認為我會告訴別人？我怎麼做你才願意告訴我？」穀祐的神情激動了起來，他想知道的事情是我絕不願意再次回首的。但是我沒有逃避的可能，只是我還不能告訴他。

「我不是不信任你，但我真的無法說出口，你可以諒解我嗎？」我試著緩和他的情緒。

「為什麼要這麼見外？我們相識幾年了？你卻什麼也不願意告訴我，這樣要我如何幫助你？我很擔心你和梓，因為你們倆從來沒有對任何人敞開心房，那件事情是高一的時候發生的吧？已經過了兩年了，到底還要重演幾次早上的劇情？我就這樣不值得幫助你們嗎？要我諒解，那你們怎麼不會反向思考，誰諒解我？」穀祐也盡力保持平靜，但是口氣卻越來越激動。我該怎麼做？我知道他很擔心我，但是我卻什麼也不說，徒增他的擔憂。

「我遲早會告訴你的，請不要再追問我了。」我試圖逃離他的責難，我知道現在的我什麼也說不出口。

「好啊！我會等你說出口，至少在畢業之前讓我放下這件心事，否則就算要用拷打的我也要從你口中問出來。」我覺得剛才就已經是拷問了。

「我保證！」穀祐聽到後轉身離開，只留下我在頂樓承受著透人心扉的寒風，但是他的冷遠超出我吧？

下午的課我提起精神，一改早上的態度，因為這樣消沉下去不是辦法。但是我仍舊沒有辦法讓他放心，即使我對他做了保證。該是做抉擇的時候了，我已經

拖延了兩年，現在已經是刻不容緩。可供選擇的道路看似有兩條，其實答案只有一個，我卻遲遲無法下定決心。就當我一邊抄寫筆記一邊思考時，下課的鈴聲業已響起。平常都會一起回家的朋友，彷彿很有默契似的先行離開了。

我拖著沉重的身軀回到家門前，孤單是會轉移的，現在就降臨到我身上了。在書包中找尋鑰匙的同時，手機傳來了清脆的鈴聲，打開手機一看是姊姊傳的簡訊，寫著她今天會提早回來，不過我還是自己先吃晚餐就可以了，我用愚笨的手指傳送我的回覆，埋首書堆中許久，還以為手指應該會更靈巧才對。回到自己的房間隨意的將書包丟在床上，換好居家服之後，利用冰箱剩餘的食材做了幾樣菜色，不是我誇口，我可是很注重健康的，吃什麼泡麵餅乾都是最下策。

孤單的味道似乎遠遠超過我的想像，食不知味也是孤單的症狀嗎？吃完連味道都不清楚是鹹甜苦辣的晚餐後，我縮在床上，靠著牆壁沉思，整理一天的思緒，但是盤旋在我心中的都是今天中午發生的事情，現在的我被這些事情占據。房間裡除了桌上的檯燈和電腦螢幕的微光外，都被漆黑佔領了，連平常支持我在黑夜中苦讀的檯燈，如今看來都是微弱的光芒。我的思緒擺盪在過往，不論是今天還是高一那時……。我的身心都已疲憊，為什麼這些事都發生在今天？看來人生的苦楚是無法分期付款，但我還是有抱怨的權力吧？

當我被孤單圍繞，黑夜更深沉時，姊姊在我不經意的時候打開了房間的燈光，驅趕了圍繞在我身旁的黑夜與孤寂。

「為什麼我按了電鈴都沒有聽到呢？」姊姊的口吻透露出些許的責備與不滿，但是看到我整個人瑟縮在床上，馬上流露出關懷的眼神。

「宇禮你身體不舒服嗎？怎麼沒什麼精神？」姊姊溫柔的聲音，讓我感到溫暖。

「姊姊，我應該怎麼做？」我將今天發生的事情全盤托出，毫不保留。

梓是我的青梅竹馬，小時候我們一起玩耍、嬉戲，共語夢想。但是一切都在那件事之後破滅了，姊姊也是當事人之一，所以很了解我的處境。然而傷害已經造成，我卻未曾做出任何相對應的動作，一直到現在，不知所措的我看著姊姊，希望她能指引我。

「小宇覺得自己能做些什麼呢？」

姊姊用更加溫柔的話語反問我，我一時語塞，不知該做何回應，姊姊看著我又接著說道：

「這件事情要追究應該是我的責任，卻讓小宇承受莫大的壓力與痛苦，姊姊真的感到很抱歉。」姊姊的神情越說越落寞，我知道穀祐也是這樣的心情，他們真心的擔憂著我的狀況。

姊姊在當時已經做出最大誠意的道歉，而梓也接受了。但是現在不是姊姊的問題，一切的起因是我在那時候選擇了相反的決定，如果我像姊姊一樣勇敢的面對，現在的我是不是還能與她共談夢想？甚至和穀祐三人一起努力朝著自己的理想邁進？啊啊！我是如此的優柔寡斷，所以才深陷在這個泥沼之中。

「沒事的，我會靠著自己的力量去解決這件事情，因為我已經答應穀祐了。」

姊姊看著稍稍提起精神的我，眼神中依然流露出擔憂的神色，但也不再多提這件事情。

「那晚上讀書的時候自己小心別著涼了。」姊姊就這樣默默的離開。

我還要讓多少人擔心我？還要讓多少人流露出擔心的氣息？該做改變的不是別人是我自己，如果我不跨越這道高牆，我永遠都無法正視親友，遑論他人。我起身傳送簡訊給穀祐，告訴他我會盡快解決這件心事。接著我端坐在書桌前鉅細靡遺的寫下今天的日記，這是個轉捩點，因為我不想再讓更多人擔心了，也不想再看到為我擔憂的神情。

早上腳步沉重的邁向學校，還在想著昨天的過往。今天的課程在我的思緒中飛躍，我只想著應該如何和梓好好的對話，無心於課程之中，班上有認真抄寫筆記的同學，以及被老師的攻勢擊墜倒在課桌椅上的同學，看著這樣一節又一節的攻防戰，不知不覺已經來到放學的時段了。我又來到了頂樓，吸收著即將被黑夜吞噬的餘光。夕陽的餘暉對我來說不只是溫暖消逝的前兆，更是孤單的開始。

「很久沒有見到你上來了。」

然而突兀的話語在冷風中襲來，就如昨天毫無警覺的交會，我甚至一度以為是風的戲弄。梓站在我的身旁，一同看著落日。她的出現讓我又呆立在原地，聽著她因為鼻塞而略帶鼻音的聲音，看著她過肩的頭髮被風拂起，從眼角的餘光看見的是與高一時相差無幾的臉龐，以及瘦弱的身軀，雖然看似沒有太大的改變，但無法看見的是我在她心中造成的傷害。

我們不發一語的看著相同的景色，心中卻是五味雜陳。我應該如何告訴她我心中最真實的想法？

「我也好幾天沒有上來了，我們以及穀祐剛上高中的時候，也常常像這樣看著夕陽。」

梓首先發難打破沉默，她的話牽引出我的回憶，回首當初與穀祐、梓三個人一同看著夕陽的情景，記憶又再一次鮮明活躍了起來。我依舊默不作聲，靜靜的聽著她透過冷風送來的話。噢。

「不過有時候偷偷上來被老師發現，就會被叫到教務處挨罵。穀祐還有一次想要翹課上來，被逮個正著。」梓的臉上慢慢顯露高興的臉色。

「妳怎麼都只記得他的糗事呢！」我禁不起誘惑，開始我們之間中斷許久的對話，平時都是我刻意躲著她，所以像這樣健談的時光是在多久以前了？我們一直聊著這兩年來所有體驗過的歡樂、悲傷，似乎想要把這兩年以來的記憶空窗互相填補、拼湊起來。

終於太陽也只剩地平線上的一點，黑夜即將降臨，而我們的對話也漸漸的短少。風更加寒冷，大聲的呼嘯著，似乎要將我們趕回溫暖的家。隨著寂寥的環抱，又再度陷入無語。

「從那次之後我們就沒有在這樣談話了。」

「是阿！」我回應著，現在應該是我告訴她的時候了。

「我想告訴你我心中的想法。」我認真的看著她。

「對於那一件事，雖然已經過了這麼久，但是我還是要對妳說聲抱歉，請原諒我到現在才對你道歉。」梓靜靜的聽著我的告白。

「快兩年了，我一直躲避著妳，看到妳只讓我想到了那件事情。明明我也是個罪人，卻只有姊姊去道歉，是我選擇逃避，為了自私的自己。拋棄過去膽小的我，現在是應該面對的時候，我甘願受妳一輩子的怨恨，因為這是我必須負責的。」我轉身看著她，我們倆的視線交會，但是已不再像昨天一樣如此冰冷，她轉過身來，在黑夜中她的身影更顯得嬌小。

「你終於願意正視我了嗎？」她的語氣平穩中帶著些許的心情起伏。

「我在這裡對你說：『對不起！』。」我大聲的喊著，話語中的誠意順著風聲傳遞出去，讓她能確實的收到。

「我從來都不想責怪你，而你卻不願意面對我，不斷的逃避。」她稍微停頓了一會，此時憂傷在她的眼中表露無遺。

「但是今天能聽到你願意這樣說，我由衷的感到高興，因為我知道我們又可以回到以前那樣了，高談著自己的夢想。」壘罩在她臉上的憂愁一口氣煙消雲散。

這一段話深深的烙印在我內心深處，原來我的態度對所有人造成了更大的傷害，使他們為我而憂心。

「天黑了，我想先行離開，再見！」梓說完之後就離開了。

冷風襲來，但比起昨日更加的溫暖了，這件心事能就這樣了結，使我放心了不少。走下頂樓時，我拿出手機撥給穀祐：

「穀祐，我想跟你說一些事情，能出來聊一下嗎？」我知道已經可以告訴穀祐來龍去脈，讓他了解事情的始末。還有必須告訴姊姊，使她不必分心於我的事情。

現在的我終於也能挺身面對過去，而不再只是逃避，因為我知道這才是使我自己受到煎熬的原因。